

唐釋道宣撰

承七

興福篇第九

正傳十二人

附見五人

梁蜀部沙門釋明達傳一

周廊州大像寺釋僧明傳二僧護

隋天台山瀑布寺釋慧達傳三

唐綿州振音寺釋僧晃傳四

唐揚州長樂寺釋住力傳五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智興傳六善因

唐蒲州普救寺釋道積傳七

唐京師會昌寺釋德美傳八靜默

唐京師清禪寺釋慧胄傳九法素

論文

承六

氏胡低音梗戾上加猛反下零帝捨見音秋也知劣反蟲豸有足曰蟲無足曰豸反

越化反傾負笈業其刻迹眼初初拔雲攀音葺宇

入音反乘牘於其於鹽山因山音關谷

唉田音反瞰視也反鑽注官反馴狎胡甲反

山岑山下助參反然勿反流潦老又音鳴

郎到懸溜下力櫨內盈音探窮舍反嶽峙岳

里反含竅弟反瑀禹音恢簡上回反冲粹下私

隋煥余向反模楷上莫胡口

採掇劣反菁華精擗尼救隙丘逆翁集

及反憚苦旦反登虱早上音庸俗容上音

剖足口反經緯位音單複下音膏肓下音病呼光

淳樸朴下音

膜之五臍之中也脂扶字蔓暗祛滯上起虛反壅拱紓在光

釋明達姓康氏其先康居人也童稚出家嚴持齋戒初受十戒便護五根年及具足行業彌峻脇不著席日無再飯外儀軌則內樹道

因廣濟爲懷遊行在務以梁天監初來自西戎至于益部時巴峽蠻夷鼓行抄劫州郡徵兵克期誅討達愍其將苦志存拯拔獨行詣賊登其堡壘慰喻招引未狎其情俄而風雨晦冥雷霆震擊群賊驚駭惻然求哀達乃教具千燈祈誠三寶營辦始就昏霾立霽山澤

通氣天地開朗翕然望國並從王化襁負排數獺獸前趨者其徒充澤遂使江路肅清往還無阻兵威不設而万里坦然達之力也後因行役中路逢有人縛狹在地聲作人語曰願上聖救我達即解衣贖而放之嘗於夜中索水洗脚弟子如言而泥竟不脫重以湯洗如前不去乃自以水灌之其脚便淨達曰此魚膏也更莫測其所從行至梓州牛頭山欲構浮圖及以精舍不訪材石直覓匠工道俗莫不恠其言也于時三月水竭即下求木乃於水中得一長材正堪刹柱長短合度僉用欣然仍引而豎焉至四月中涪水大溢木流

醫江自泊村岸都無溜者達率合皂素通皆接取從橫山積創修堂宇架塔九層遠近併力一時繕造役不逾時歛然成就而躬襲三衣並是鹿布破便治補寒暑無革有時在定據于繩床赫然火起衆往撲滅唯覺清涼有沙門僧救者積患攀躋來從乞療達便授杖

卷七
二

令行不移晷景驟步而返斯陰德顯濟功不可識其例甚矣又布薩時身先衆坐因有偷者穿牆負物旣出在外迷悶方所還來投寺遂喻而遣之故達化行楚蜀德服如風之偃仆也故使三蜀氓流或執爐請供者或散花布衣者或捨俗歸誠者或翦落從法者日積略而傳矣

歲計又不可紀以天監十五年隋始興王還荊州冬十二月終於江陵春秋五十有五達形長八尺容式偉然敷弘律訓及以講誦乍調俗書用悟昏識銓序罪福無待重尋故詳

釋僧明俗姓姜廬州內部人住既山栖立性

淳素言令質樸叙晦非任而能守禁自修不隨鄙俗雖不閑明經誥然履操貞梗有聲時俗因遊邑落往還山谷見一崎岸屢有異光恠而尋討上下循擾乃見澗底石趺一枚其狀高大遠望岸側卧石如像半現於外遂加工發掘乃全像也形同佛相純如鐵礦不加鑿琢宛然圓具舉高三丈餘時周武已崩天元嗣曆明情發增勇不懼嚴誅顧問古老無知來者其地久荒榛梗素非寺所明自惟曰當是育王遺像散在人間應現之來故在斯矣即召四遠同時施舉事力既竭全無勝致明乃執爐誓曰若佛法重興蒼生有賴者希

承七

三

現威靈得遂情願適發言已像乃忽然輕舉從山直下徑趣趺孔不假扶持卓然峙立大眾驚嗟得未曾有因以奏聞帝用爲嘉瑞也乃改元爲大像焉自余佛教漸弘明之力也又尋下勅以其所住爲大像寺今所謂顯際寺是也在坊州西南六十餘里時值陰暗便放神光明重出家即依此寺盡報修奉大感物心以開皇中年卒于彼寺余以爲興福之來事有機會感見奇跡其相弥隆略引五三用開神理至如徐州吳寺太子思惟瑞像者昔東晉沙門法顯厲節西天歷觀聖迹往投一寺小大承迎顯時遇疾心希鄉飯主人上座親事經理乃勑沙彌爲取本鄉齋食倏忽往還脚有瘡血云往彭城吳蒼鷹家求食爲犬所噬顯恠其旋轉之頃而遊万里之外方悟寺僧並非常也及隨舶還故往彭城訪吳蒼鷹具知由委其犬噬餘血塗門之處猶在顯曰此羅漢聖僧血也當時見爲取食何期犬遂捨耶鷹聞憚咎即捨宅爲寺自至揚都廣求經像正濟大江船遂傾側忽有雙骨各長一丈隨波騰漾奄入船中即得安流昇岸以事奏聞有司觀檢乃龍齒也鷹求像未獲泝江西上暫息林間遇見婆羅門僧持像而行云往徐州與吳蒼鷹供養鷹曰必如來言

弟子是也便以像付之鷹將像還至京詔令模之令造十軀皆足下置字新舊莫辨任鷹探取像又降夢示其本末恰至鷹取還得本像乃還徐州每有神瑞元魏孝文請入北臺高齊後主遣使者常彪之迎還鄴下齊滅周廢為僧藏舉大隋開教還重興世今在相州

鄴縣大慈寺也又京師崇義寺石影像者形高一尺徑六寸許八楞紫色內外映徹其源梁武太清中有天竺僧賣來謁帝會侯景作亂便置江州廬山西林寺大像頂上至隋開皇十年煬帝作鎮江海廣搜英異文藝書記並委讐括乃於雜傳得景像記即遣中使王

承七

四

延壽往山推得王自虔奉在內供養在蕃歷任每有行往函盛尊前初無寧舍及登儲貳乃送於曲池日嚴寺不令外人瞻覩武德七年廢入崇義像隨僧來京邑道俗備得觀仰其中變現斯量難准或佛塔形像或賢聖天人或山林帳蓋或三塗苦趣或前後見同或

俄頃轉異斯並目矚而叙之信業鏡而非謬矣貞觀六年下勅入內外遂絕也又梁襄陽金像寺丈六無量壽瑞像者東晉孝武寧康三年二月八日沙門釋道安之所造也明年季冬嚴飾成就刺史郗恢割茲此蕃像乃行至万山恢率道俗迎還本寺復以其夕出住寺門合境同嗟具以聞奏梁普通三年勅於建興苑鑄金銅花趺高六尺廣一丈上送承足立碑讚之劉孝儀為文又荊州長沙寺瑞像者晉太元年此像現于城北光相奇特具如前傳形甚瓌異高於七尺昔經夜行人謂非類以刀擊之及旦往視乃金像也刀所擊處文現於外梁高奉法情欲親謁雖加事力終無以致後遺侍中廣賈香供丹欵既達夜忽放光似隨使往旦加延接還復留礙重竭請祈方許從就去都十八里帝躬出迎竟路放光相續不絕白黑欣慶在殿供養三日已後從大通門送同泰寺未被火燒堂塔並盡

承七

第一〇〇冊

唯像居殿巋然獨存又高齊定州觀音瑞像及高王經者昔元魏天平定州募士孫敬德於防所造觀音像及年滿還常加禮事後爲劫賊所引禁在京獄不勝拷掠遂妄承罪並處極刑明日將決心既切至淚如雨下便自誓曰今被枉酷當是過去曾枉他來願償債畢了又願一切衆生所有禍橫弟子代受言已少時依俙如睡夢一沙門教誦觀世音救生經經有佛名令誦千遍得免死厄德既覺已緣夢中經了無遺謬比至平明已滿百遍有司執繫向市且行且誦臨欲加刑誦滿千遍執刀下斫折爲三段三換其刀皮肉不損恆以奏聞丞相高歡表請免刑仍勅傳寫被之於世今所謂高王觀世音經是也德既放還觀在防時所造像項有三刀迹悲感之深慟發鄉邑又昔弥天襄陽金像更歷晉宋迄于齊梁屢感靈相聞之前紀周武滅法建德三年甲午之歲太原公王秉爲荊州副鎮將

上開府長孫哲志性凶頑不信佛法聞有此像先欲毀之邑中士女被廢僧尼掩淚痛心無由救止哲見欽敬殊至瞋怒弥盛逼逐侍從速令摧殄令百餘人以繩繫項牽挽不動哲謂不用加力便杖監事人各一百牽之如故鏗然逾固進三百人牽猶不動哲怒弥盛

又加五百牽引方倒聲震地動人皆悚慄哲獨加勇即遣鎔毀都無慙懼自又馳馬欲報刺史纔可百步墮然落地失瘡直視四肢不勝至夜而卒道俗唱快當毀像時於腋下倒垂衣內銘云晉太元十九年歲次甲午比丘道安於襄陽西郭造丈八金像此像更三周

甲午百八十年當滅計勘年月與廢悉符同焉信知印手聖人崇建容範動發物心生滅之期世相難改業理之致復何虛矣又楊都長干寺育王瑞像者光趺身相祥瑞通感五代侯王所共遵敬具如前傳每有亢陽之歲請像入宮必乘御輦上加油幃僧衆從像以

蓋自遮初雖炎赫洞天像出中途無不雨流
滂注家國所幸有年斯賴所以道俗恒加雨
候至陳氏禎明年中像面轉西直月監堂屢
迴正南及至晨起還西如故具以奏聞勅延
太極殿設齋行道先有七寶冠在于像頂飾
以珠玉可重百斤其上復加錦帽經夜至曉

寶冠掛于像手錦帽猶加頂上帝聞之乃燒
香禮曰若必國有不祥還脫冠也仍以冠在
頂及至明晨脫掛如故上下同懼莫測其徵
及隋滅陳降舉朝露首面縛京室方知其致
文帝後知乃遣迎接大內供養以像立故帝
恒侍奉不敢對坐乃下勅曰朕年老不堪久
立侍佛可令有司造坐佛其相還如育王本
像送興善寺既達此寺形相偉壯不會即機
遂置于北面及明見像乃在南面中門衆咸
異焉還送北面堅封門鑰明日更看像還在
南僧行皆懼悔謝其輕侮即見在寺圖寫殷矣
又梁高祖崇重釋侶欣尚靈儀造等身金

銀像二龕於重雲殿晨夕禮敬五十許年初
無替廢及侯景篡奪猶存供養太尉王僧辯
誅景江南元帝儲宮復沒辯乃通欵於齊迎
杜龕典衛宮闈爲性亮悍不見後世欲毀二
像爲金銀鋌先遣數十人上三休閣令鏤佛

承七

七

項二像忽然一時迴顧所遣衆人失蹕如醉
不能自勝杜龕即被打築遍身青腫唯見金
剛力士怖畏之像競來打擊略無休息呻號
數日洪爛而死及梁運在陳武帝崩背兒子
陳蒨嗣膺大業將修葬具造輶輶車國創新
定未遑經始勅取重雲殿中佛像寶帳珊瑚
珠玉鑾飾之具將用送終人力既豐四面齊
至但見雲氣擁結圍遶佛殿自餘方左白日
開朗百工聞怪同奔看覩須臾未雨橫注雷
電震吼煙張鷄吻火烈雲中流光布焰高下
相涉並見重雲殿影二像峙然四部神王并

領都咸生深信兩晴之後覆看故所惟見柱礎存焉至後月餘有從東州來者是日同見殿影東飛于海今有望海者時往見之近高齊曰沙門僧護守道直心不求慧業願造丈八石像咸怪其言後於寺北谷中見一卧石可長丈八乃窟匠營造向經一周面腹粗了

而背著地以六具拗舉之如初不動經夜至旦忽然自翻即就營訖移置佛堂晉州陷日像汗流地周兵入齊燒諸佛寺此像獨不變色又欲到之人牛六十餘頭挽不可動忽有異僧以瓦木上輦壘而圍之須臾便了失僧所在像後降夢信心者曰吾患指痛其人寤

而視焉乃木傷其二指也遂即補之開皇十年有盜像幡蓋者夢丈八人入室責之賊遂慙怖悔而謝焉其像現存並見旌異記及諸僧錄然斯通感佛教備彰但是福門無非靈應竊以像避延燒獸驚邪道影覆異術經焚不灰靈骨之放神光密迹之興弘護其相大

矣具在前文至如貞觀五年梁州安養寺慧光師弟子母氏貧窶內無小衣來入子房取故袈裟作之而著與諸鄰母同聚言笑忽覺腳熱漸上至脣須臾雷震擲鄰母百步之外土泥兩耳悶絕經日方得醒悟所用衣者遂被震死火燒焦蹉題其背曰由用法衣不如

承七法也其子收殯又再震出乃露骸林下方終銷散是知受持法服惠及三歸之龍信不虛矣近有山居僧在深巖宿以衣障前感異神來形極可畏伸臂內探欲取宿者畏觸袈裟礙不得入遂得免脫如是衆相不可具紀並如上下諸列中

釋慧達姓王家于襄陽幼年在道繕修成務或登山臨水或邑落遊行但據形勝之所皆厝心寺宇或補緝殘廢爲釋門之所宅也後居天台之瀑布寺修禪繫業又北遊武當山如前攝靜有陳之日癘疫大行百姓斃者殆其過半達內興慈施於揚都大市建大藥藏

須者便給拯濟彌隆金陵諸寺數過七百年
月逾邁朽壞略盡達課勸修補三百餘所皆
鑿飾華敞有移恒度仁壽年中於揚州白塔
寺建七層木浮圖材石既充付後營立乃泝
江西上至鄱陽豫章諸郡觀檢功德願與衆
生同此福緣故其所至封邑見有坊寺禪宇

靈塔神儀無間金木土石並即率化成造其
數非一晚爲沙門慧雲邀請遂止廬岳造西
林寺重閣七間欒櫨重疊光輝山勢初造之
日誓用黃楠閨境推求了無一樹僉欲改用
餘木達曰誠心在此豈更餘求但至誠無感
故訪追不遂必心期果決松散並變爲楠如

卷十七

九

求不獲閣成則無日矣衆懼其言四出追索

乃於境內下巢山感得一谷並是黃楠而在
窮澗幽深無由可出達尋行崖壁忽見一處
晃有光明窺見其中可通材道唯有五尺餘
竝天崖遂牽曳木石至於江首中途灘蕩瀧
筏竝壞乃至廬阜不失一根閣遂得成宏冠

前構後忽偏斜向南三尺工匠設計取正無
方有石門澗當于閣南忽有猛風北吹還正
于今尚在晚往長沙鑄鍾造像所至方面若
草從焉傾竭金貝者兢兢業業恐其不受達
任性造真言無華綺據經引喻篤勵物情然
其形服弊麤殆不可覩外綜繁殷內堅理靜

傍觀沉伏似不能言而指撝應附立有成遂
斯即處煩不撓固其人矣又爲西林閣成尊
容猶缺復沿江投造修建充滿故舉閣圓備
竝達之功大業六年七月晦日舊疾忽增七
日倚卧異香入室旋繞如雲閣中像設並汗
流地衆見此瑞審達當終官人檢驗具以聞

奏達神志如常累以餘業奄余長逝年八十七矣

釋僧晃姓馮氏綿州涪城南昌人形長八尺
顏貌都偉威容整肅動中規矩而鷹眼虎身
鵝行象步聲氣雄亮志略宏遠綱維法任有
柱石焉故使岷巴領袖咸所推仰昔年在志

學文才博達時共聲譽嘗夢手擎日月太虛中坐便晃然厭俗欣慕出家私即立名爲僧晃也父母未之許拘械兩足牢繫屋柱決意已絕誓心無改不移旦夕鑠自然解乃歎曰夫志之所及也山岳以之轉江河以之絕城臺以之崩瀛海以之竭日月爲之潛光須彌爲之崩頽星辰爲之改度嘉樹爲之藏摧況復金木之與桎梏奚足以語哉二親顧其冥感任從道化依彙法師出家受業學通大小夙夜匪懈會梁末周初佛法清濫行多浮略迂誕毗尼晃具戒未間而超然異表少能精苦性自矜持卒非師友所成立也衆皆挹其

承七

十

神宇密相高尚及昇壇之後偏攻十誦數年劬勞朗鑒精熟研微造盡彬鬱可崇周保定後更業長安進學僧祇討其幽旨有難必究是滯能通又於曇相禪師稟受心法觀道圓淨由此弥開又於開禪師方等行道洞入時倫無與相映自此罕得而傳者由多營福業

勞事有爲是以隱墜世不稱也旣而遐迩諷德聲聞天庭武帝下勅延於明德殿言議闡彌遂聖心乃授本州三藏大隋啓祚面委僧正匡御本邑而剛決方正賞罰嚴肅綿益欽風貴賤遐奉前後州主十有餘人皆授戒香斷惡行善開皇十五年又於寺中置頭陀衆僧事蠲免以引墮者仁壽已後重率寺衆共轉藏經周而復始初不斷絕供給覲錫一出俗緣皆晃指授故福報所至如泉不窮僧業茂盛方類推舉以武德冬初終於所住之振響寺春秋八十五矣初未終前佛堂蓮花池自然枯竭池側慈竹無故凋死寺內薈蘚非時發花暉如夏月衆以榮枯兩瑞不無生滅之懷德異常倫故感應之所期耳

釋住力姓褚氏河南陽翟人避地吳郡之錢塘縣因而出家焉宿植勝因早修慧業甫及八歲出家學道器宇凝峻虛懷接悟聲第之

承七

十一

高有聞緇俗陳中宗宣帝於京城之左造秦

皇寺宏壯之極罄竭泉府迺勑專監百工故得揆測指撫面勢嚴淨至德二年又勑爲寺主值江表淪亡僧徒乖散乃負錫遊方訪求勝地行至江都乃於長樂寺而止心焉隋開皇十三年建塔五層金盤景輝巍然挺秀遠近式瞻至十七年煬帝晉蕃又臨江海以力爲寺任繕造之功效也初梁武得優填王像神瑞難紀在丹陽之龍光寺及陳國云亡道場焚毀力乃奉接尊儀及王謐所得定光像者並延長樂身心供養而殿宇褊狹未盡莊嚴遂宣導四部王公黎庶共修高閣并夾二樓寺衆大小三百餘僧咸同喜捨畢願締構力乃勵率同侶二百餘僧共往豫章刊山伐木人力既壯規模所指妙盡物情即年成立制置華絕力異神工宏壯高顯挺冠區宇大業四年又起四周僧房廊廡齋厨倉庫備足故使衆侶常續斷緒無因再往京師深降恩禮還至江都又蒙勅慰大業十年自竭身資

以栴檀香木模寫瑞像并二菩薩不以尋成同安閣內至十四年隋室喪亂道俗流亡骸若萎朽充諸衢市誓以身命守護殿閣寺居狐兔顧影爲儕啜菽飲水載離寒暑雖耆年暮齒而心力逾壯泥塗褫落周而火燒口誦不輟手行治葺賊徒雷泣見者哀嘆往往革心相佐修補皇唐受命弘宣大法舊僧餘衆並造相投邑屋雖焚此寺猶在武德六年江袁賊帥輔公祐負阻繕兵潛圖反叛凡百寺觀撤送江南力乃致書再請願在閣前燒身以留寺宇祐僞号尊稱志在傾殄雖得其書全不顧遇力謂弟子曰吾無量劫來積習貪愛不能捐捨形命以報法恩今欲自於佛前取盡汝不忍見像濟江河可積薪自燒供養吾滅之後像必南渡衣資什物並入尊像蒞服施靈理宜改革便以香湯沐浴跏趺面西引火自焚卒於炭聚時年八十即武德六年十月八日也命終火滅合掌凝然更足聞

卷七

十二

維一時都化初力在佛前焚時羣鶴哀鳴其聲甚切右達七而方始飛去及身沒後像果南還殿閣房廊得免燬燼法寶僧衆如疇昔焉門人慧安智曠者師資義重甥舅恩深爲樹高碑于寺之內東宮庶子虞世南爲文今像還歸於本閣云

釋智興俗緣宋氏洛州人也謙約成務厲行堅明誦諸經數十卷并行法要偈數千行心口相師不輟昏曉住禪定寺今所謂大莊嚴也初依首律師隨從講會思力清徹同侶高之徵難鱗錯詞鋒驚挺又能流靡巧便不傷倫次時以其行無諍也大業五年仲冬次掌維那時鍾所役奉佩勸至僧徒無擾寺僧三果者有兄從帝南幸江都中路亡沒初無凶告忽通夢其妻曰吾行從達於彭城不幸病死生於地獄備經五苦辛酸巨言誰知吾者賴以今月初日蒙禪定寺僧智興鳴鍾發聲響震地獄同受苦者一時解脫今生樂處思

報其恩可具絰十疋奉之并陳吾意從睡驚覺恠夢所由與人共說初無信者尋又重夢及諸巫覡咸陳前說經十餘日凶問奄至恰與夢同果乃奉絰與之而興自陳無德並施大衆有問興曰何緣鳴鍾乃感斯應興曰余無他術見付法藏傳罽臘吒王劍輪停事及

承七

十三

增一阿含鍾聲功德敬遵此轍苦力行之每冬登樓寒風切肉僧給皮袖用執鍾槌余自厲意露手捉之嚴寒裂肉掌內凝血不以爲辭又至諸時鳴鍾之始願諸賢聖同入道場然後三下將欲長打如先致敬願諸惡趣聞此鍾聲俱時離苦如斯願行志常奉修豈唯微誠遂能遠感衆服其言以貞觀六年三月遘疾少時自知終日捨緣身資召諸師友因食陳別尋卒莊嚴春秋四十有五葬於杜窟中弟子善因宗師戒範講四分律誦法華經冥神福祐著聞京邑

釋道積河東安邑人也俗姓相里名梓材旣

蓋玄門更名道積其先蓋鄭大夫子產之苗裔矣昔子產生而執拳啓手觀之文成相里其後因而氏焉又宣恢廓有大志好學該富宗尚嚴君積早習丘墳神氣爽烈年至二十將欲出家未知所適乃遇律師洪湛見而異之即爲剃落晦迹雙巖又依法朗禪師希求

心學絕影三載不出山門然爲幽證自難聖教須涉開皇十三年辨師擐鉢周行採義路經滄海冀就遠行寺普興法師尋學涅槃慶所未聞乃經四載清通三事爲門學所推至十八年入於京室依寶昌寺明及法師諮詢地論又依辯才智凝法師攝大乘論於十義熏習六分轉依無塵唯識一期明悟仁壽三年又往并州武德寺沙門法稜所聽採地持故得十法三持畢源斯盡四年七月揚諒作亂遂與同侶素傑諸師南旋蒲坂既達鄉壤法化大行先講涅槃後敷攝論并諸異部往宣傳及知命將隣偏弘地持以爲誠勗之

極持是開心之要論也故成匠道俗並潤朱藍結宗慈訓遠近通洽而深護煩惱重慎譏疑尼衆歸依初不引顧每謂徒屬曰女爲戒始聖典常言佛度出家損滅正法尚以聞名汙心況復面對無染且道貴清顯不參非濫俗重遠嫌君子攸奉余雖不逮請遵其度由

承七

十四

此受戒教授沒齒未登叅謁諮請不聽入室斯則骨梗潔已清貞高蹈河東英俊莫與同風先是沙門寶澄隋初於普救寺創營大像百尺万工纔登其一不卒此願而澄早逝鄉邑耆艾請積繼之乃惟大像之未成也且引七貴而崇樹之修建十年彫粧都了道俗慶賴欣喜相并初積受請之夕寢夢崖傍見二師子於大像側連吐明珠相續不絕旣覺惟曰獸王自在則表法流無滯寶珠自涌又喻財施不窮冥運潛開功成斯在即命工匠圖夢所見於彌勒大像前今猶存焉其寺蒲坂之陽嵩高華博東臨州里南望河山像設三

層巖廊四合上坊下院赫奕相臨園確田蔬周環俯就小而成大咸積之功撫空樹有皆積之力而弊衣蔬食輕財重命普救殷贍追靜歸閑爲而不恃即處幽隱天懷抗志頓絕人世不令而衆自嚴不出而物自往僕射裴玄真寵居上宰欽其令聞頻贈香衣刺史杜楚容知人之重造展求法其感動柔靡皆此類也往經隋季擁閼河東通守堯君素鎮守荒城偏師肆暴時人莫敢竊視也欲議諸沙門登城守固敢諫者斬玄素同憂無能忤者積憤嘆內發不顧形命謂諸屬曰時乃盛衰法無隆替天之未喪斯文在斯且沙門塵外

承七

十五

重千木舉國大治今欲拘繫以從軍役反天常以會靈祇恐納不祥之兆耳敢布腹心願深圖之無宜空肆一朝自傾於後爲天下笑也公若索頭與頭仍爲本願必縱以發生逼充步甲者則不知生爲何生死爲何死積陳此語傍爲寒心素初聞諫重積詞氣但張目直視曰異哉斯人也何乃心氣若斯之壯耶因捨而不問果詣積陳懾堯素以殺戮無度騁其毒心加又舉意輕陵雖當時權寢而禍作其兆卒爲城人薛宗所害自積立性剛果志決不迴遇逢瞋忿動爲魚肉旣出家後訶責本緣挫拉無情轉增和忍歲登耳順此行彌隆習與性成斯言不爽以貞觀十年九月十七日終於本寺春秋六十有九初積云疾乎遂引沙門道慈神素歷階厲色而諫曰貧道聞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怖之今視死若生但懼不得其死死而有益是所甘心計城之五卒今年矣其徒曰師六十九矣何遽辭耶告曰死生法尔吾不懼也且老僧將年七十存亡公之略也世之否泰公之運也豈五三虛怯而能濟乎昔者漢欽四皓天下隆平魏之賓迹類高世何得執戈擐甲爲禦侮之卒乎遂引沙門道慈神素歷階厲色而諫曰貧道聞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怖之今視死若生但懼不得其死死而有益是所甘心計城之五卒今年矣其徒曰師六十九矣何遽辭耶告曰死生法尔吾不懼也且老僧將年七十存亡公之略也世之否泰公之運也豈五三

勵視吾所行又曰經不云乎世實危脆無牢
強者去終三日鍾不發聲逝後如舊衆咸哀
嘆

釋德美俗姓王清河臨清人也年在童稚天
然樂善口中所演恒鋪讚唄擁塵聚戲必先
影塔每見形像生知禮敬由是親故密而異

之知非紹續之偷也任從師學十六辭親投
諸林野廣訪名賢用爲師傳年至十九方蒙
剃落謹敬謙恪專思行務雖經論備閱而以
律要在心故四分一部薄通宗系追求善友
無擇遐迩潔然自厲不羣非類開皇末歲觀
化京師受持戒檢禮懺爲業因往太白山誦

承七

十六

佛名經一十二卷每行懺時誦而加拜人以
其摠持念力功格涅槃太白九隴先有僧邑
禪師道行僧也因又奉之而爲師導從受義
業亟染暄涼後還京輦住慧雲寺值靜默禪
師又從請業默即道善禪師之神足也善蓮
承信行普功德主節約形心不衣皮帛默從

受道聞見學之望重京都偏歸俗衆美依承
默十有餘年三業隨從深相器待所以每歲
禮懺將散道場去期七日苦加勵勇萬五千
千有餘遍故默之弘獎福門開悟士俗廣召
大衆盛列檀那利養所歸京輦爲最積而能
散時又彌重常於興善千僧行道期滿願奉
人別十縑將及散晨外赴加倍執事懼少依
名付物默聞告曰何有此理不成僧義如若
約截凡聖難知但當供養不慮虛竭庫先無
貯物出散晨及設大會七衆俱集施物山積
新舊咸充時又欽之謂其志大而致遠故使
靈祇冥助也不然誰能覩斯不懼耶故自開
皇之末終於大業十年年別大施其例咸余
默將減度以普福田業用委於羨美預行之
故恭敬兩田年常一施或給衣服或濟餓糧
及諸造福處多有匱竭皆來祈造通皆賑給
又至夏末諸寺受益隨有益處皆送物往故

承七

十

俗所謂普益錢也往往禪定斯事無殆大業
末歲夏召千僧七日行道忽感異人形服率
然來告美曰時既炎熱何不打餅以用供養
美曰麵易辦也人多餅壞何由可致便曰易
可辦耳先溲二十斛麵作兩日調餅不壞也
即隨言給但云多辦瓮水槽多貯冷水明日
將設半夜便起打麵槌案鼓動人物僧俗聚
觀驚亂眼耳須臾打切麵已將半命人煮之
隨熟內水自往攬之及明行餅皆訝堅韌抽
拔難斷千人一飽咸共欣泰試尋匠者通問
失所餘有槽瓮中餅日別供僧乃盡限期一
無爛壞台衆悲慶感通斯應武德之始創立
會昌又延而住美乃於西院造懺悔堂像設
嚴華堂宇宏麗周廊四注複殿重敞誓共舍
生斷諸惡業鎮長禮懺潔淨方等凡欲進具
必先依憑蕩滌身心方登壇位又於一時所
汲浴井忽然自竭徒衆駐立無由洗戲美乃
執爐臨井苦加祈告應時泉涌還同恒日時

共宗焉所畜舍利藏以寶函隨身所往必賚
供養每諸起塔祈請散之百粒千粒隨須而
給精苦所感隨散隨滿由是增信弥隆勤懇
不絕又年經秋夏常行徒跣恐蹈虫蟻慈濟
意也或行般舟一夏不坐或學止過三年不
言或効不輕通禮七衆或同節食四分之一
如斯雜行其相紛綸即自略舒尤難備舉生
常繫想東固西方口誦弥陀終于盡命以貞
觀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合掌稱佛卒于
寺院春秋六十三矣乃送於南山鴟鳴阜後
寺侍中于志寧爲文又京邑遂門雲獻者亦
又收骸於懷粹谷起塔弟子等樹碑于會昌
寺侍中于志寧爲文又京邑遂門雲獻者亦
以弘福之業功格前賢身令成範衆所推揚
所造福業隨處成焉故光明寶閣冠絕寰中
慈悲佛殿時所驚異人世密尔故不廣焉
釋慧胄姓王蒲州蒲坂人少在道門樂崇福
事受具已後師表僧祇及至立年又專禪誦
曉夕相繼偏重法華後住京邑清禪寺草創

基構並用相委四十餘年初不告倦故使九
綴浮空重廊遠攝堂殿院宇衆事圓成所以
竹樹森繁園圃周遠水陸莊田禽廩礮庫
藏盈滿莫匪由焉京師殷有無過此寺終始
監護功實一人年至耳順便辭僧任衆以勤
劬經久且令權替及於臨機斷決並用諮詢

寺足淨人無可役者乃選取二十頭令學鼓
舞每至節日設樂像前四遠同觀以爲欣慶
故家人子女接踵傳風聲伎之最高於俗里
遇患極因自然知卒香湯沐浴正理衣襟曰
吾有小罪須加重病事由營造掘鑿故也至
於終晨言氣不昧告弟子曰酬債了矣吾其
去矣尋聲而卒春秋六十有九即貞觀初年
也乃露骸收葬爲起方墳就而銘之時京邑
會昌有沙門法素者倜儻不倫操業奇卓雅
爲衆惟本師智顥專行勸福昔在江表遊適
所至皆設萬人大會夜告纔竟明即成辦此
例非一隋末東都嬰城自固餽骨相望有若

塊焉嘗有金像二軀各長一丈素不忍見斯
窮厄取一鎔破米作糜餕諸餓者須臾米
盡又取欲壞時沙門辯相與諸僧等拒諍不
與素曰諸大德未知至理也昔如來因地爲
諸衆生尚不惜頭目髓腦或生作肉山或死
作大魚以濟飢餓如何成果復更貪惜化形

承七

十九

必不然矣素今身肉堪者亦所不惜大德須
知今此一像若不惠給衆生城破之後亦必
從毀則墜陷多人何如素今一身當也衆不
許之及爲鄭降日像先分散如其言焉然其
言行謫詭險而難遵其例不一後入京室卒
會昌寺

釋智通姓陳住梓州八歲出家爲正道法師
弟子後誦法華并講在牛頭山善持威儀奉
戒貞苦降伏黃老子女奏章必杖之五十遠
近皆禪寺宇成就惟其經始合衆畏憚無蓄
私財者常有雙鵝依時聽講講百餘遍兩度
放光至貞觀二十三年十月十三日告衆吾

造山寺可用十万貫恨未用備今便永別言訖而卒春秋九十七矣小食時終合寺房堂皆動而作白色經一食頃

釋慧震姓龐住梓州通泉寺身長八尺後聽嵩師三論大領玄旨福力所被蜀部遙推曷之還南得袈裟三百領以贈路首每年正月

承七

二十

轉藏經千人袈裟奉施無闕常弘三論聽衆百餘忽於高座似悶見人語曰西山頭好造大佛既覺下座領衆案行中堪造像兩邊泉流即命石工鐫鑿坐身高百三十尺貞觀八年周備成就四面都集道俗三萬慶此尊儀其像口中放大白光遠近同奉先有一馬日

訖手執香爐繞廬舍那三兩還於佛前跪正念大眾滿堂不覺已逝春秋六十有六停喪待滿香氣猶存兄弟三人各捨五十萬於墓所作僧德施及以悲田作石塔高五丈龕安繩牀扶屍置上經百餘日猶不委仆道俗万餘悲泣相繼云耳

行五百里曾經入陣餘馬並死唯北得還至十四年七月忽自嘶鳴不食三日震聞毛豎有一異僧名爲十力語震曰馬與王別主當先行來年正月十五日日正中時應入涅槃法師須散財物無留於後於身何益言已而隱莫知其由先造藏經請僧常轉開大施門

釋慧雲姓王太原人也遠祖避地止于九江弱年樂道投匡山大林寺沙門智錯而出家焉錯亦標領當時有聲山出而雲慷慨時俗精厲歸從故得獨異恒倫不拘物累致有大節大務偏所留心時年二十有五有達禪師者江淮內外所在興造事力不遂咸來祈請

四遠悲敬來者皆給至終年初又請衆僧讀經行道作三七日俗緣昆季內外皆集至於八日香氣鬱勃充滿寺中傾邑道俗共聞異香捨散山積至十五日氣猶不歇從日至午寺內樹木土地皆生蓮華衆觀奇瑞知其即世震曰嘉相已現不容待滿便行願施早食

雲爲寺廟毀壞故致邀延達不許之雲以來告不申便陳死請委身在地涕泗滂沱流進塗漫滿五尺許又以頭叩地青腫覆眼加諸誓願曰若不蒙赴雲亦投江達見其意盛欵然迴意雲即前告道俗所在迎候披草望山行不由徑路值羣虎不暇駐目延達至山頂

有經始泝流諸處檢校功德時屬嚴冬冰擁船路崩砂頽結屢阻舟人雲乃急繫衣裳破冰挽纜奪膀已下凌澌截肉流血凝住不覺疲苦自此船行三百餘里方登所在其懇誠難繼並例此也隋季未齡中表賊亂有林士弘者結衆豫章僞稱楚帝僞尚書令鄱陽胡

承七

九一

秀才親領士衆臨據九江因咸發心欲寫盧山東林文殊瑞像盡所鎮境訪監護者道俗僉議以雲有出衆之奇雅當此選鑄錘既辦便就鎔範光儀乃具唯頸及脅兩處有孔時衆未之悟也其年秀才僞勑所追有像色金百二十兩盛以竹筒雲以賊徒蜂起無方守

護並用付才又以念誦銅珠一環遺才爲信行至官亭軍士乞福才得便風舉帆前引於江中路遭浪船沒財物蕩盡唯人達岸才諸無所恨但恨失像色金煩冤江畔吁嗟不絕誓願不成深爲業也須臾金筒隨浪逆流弁遺銅珠前後相繼汎汎隱隱向岸就才旣獲色金舉衆同叫歡欣無量計被沒處至所出岸三十餘里重而能浮逆波相授軍民通怪驚異靈感及才之遇害也刃開頸脅恰符像焉初才之欲擊賊以金用委叔父曉禪師及楚都旣覆群寇交侵曉用弊布裹金擔以避難不免爲賊所奪旣失像金取求無計尋有賊中來者盜金投曉俱不知是金擔也曉得本金委雲成就光相超挺今在山閣初鑄像時有李五戒者私發願曰若鎔金日誓然一臂雲爲模樣早成遂前期曰李氏不知已鑄乃夢像曰汝先願然臂如何違信耶李氏夢寤因始知之即於像前以刀解臂纏布纏骨

而燒焉又感徵應略其事也雲以江水成糴
頻逢草竊經論乃積而戒律未弘遠趣帝京
躬參學府值首律師當隅開化大邁本志悲
喜交并採掇行務有聞朝省下勅令住弘福
而形貌長偉骨面多羣言語成章衆所知識
偏能讀誦頗盛威容故齋福大集恒居坐首
羣公卿士側席虛心一舉五卷須臾尋了未
聞歎嗟莫不嘉尚然其程器即目故略序叙
之

卷二
論曰夫住持之相其例乃多包舉精博要唯
二種道法弘壯則靜倒絕其生源相法所持
則導昏開其耳目宗途既闡方代奉其風規

卷二
雖或中微終亦依之成則昔如來創化寺開
須達之源塔現古今初唯積土之漸沿斯已
後福事弥隆無憂之碣林繁有信之園星布
自摩騰入洛其祖先揚建寺以宅僧尼顯福
門之出俗圖繪以開依信知化主之神工故
有列寺將千繕塔數百前修標其華望後進

重其高奇遂得金刹千雲四遠瞻而懷敬寶
臺架迥七衆望以知歸並弘道之初津攝度
之權術也至如引風治闔出慧達之深誠傳
聲停毒寶智興之通感僧明志開遺寄僧晃
操動幽明達公因涪水而集材美上假冥聖
而陳供慧雲貞烈黃金以之不沉道積抗言
白刃由斯不拔若斯監護不蔑由來然則經
理衆事論陳退沒並由志節素少精非巧能
致涉難違便虧誓願功敗垂成義當斯也昔
如來在世躬治院門大集僧務非聖不履迦
葉之營五寺恒預躡泥目連之任月直常供
掃地是以福事之來導引逾遠下凡祖習故
是常科而頃世墮窳每多欺負覩塗塔爲庸
夫謂引杖爲堅伍出道無宜行施入俗有絕
清心斯語不倫殊乖正則故天報爲責尚行
乞於人間聖果爲高猶被餓於僧部斯徒衆
矣略舉可知是以福智二嚴空有兩諦大經
大論盛引綱猷即可師承難爲排斥且自世

有諸福其流多雜倚傍了經陳揚疑僞隋祖開皇之始釋教勃興真僞混流恐乖遺寄乃勅沙門法經定其正本所以人中造作五百餘卷同並燔之餘不盡者隨方間出比諸經藏唯錄正本通數則有三千餘卷已外別生雜集並不寫之至於疑僞時復抄錄斯由未曽陶練故致此涉疑試爲論之至如藥師行事源出宋朝比用在疑頗存沿俗隋煬洛水彥琮所翻義節全同文鋪少略斯則梵本有據祈福之元宰也但以世惟相有非相何以曉心大聖逗機住物而敷此要如說行者必致禳除恐涉懷已自虧名實故彼文云口爲說空行在有中誠言得矣或有精專懇苦厚供弥隆而所祈無應者則往業堅明定須酬償故文云唯除宿殃餘則可脫然則業無永定皆可轉除任業增生無成聖義故經明懺止約內心有愧則云無慚斯有三報輕重具顯涅槃六根淳薄亦陳實觀是知宿殃不請

例是別時通諸理教義須隱括又有普賢別行金光摠懺名歸清衆事乖通俗比有行事執著者多遍吉雖來皆舒法利故彼文云諸業障海從妄想生還須體妄乃傾前業今則緣念彼此我所兩存倒想愈增故難遭聖義應塵無以表達眞識有以明通俗在凡下位行漸若斯順舊常熏理非筌悟梁初方廣源在荆襄本以厲疾所投祈誠悔過哀茲往業悲慟酸涼能使像手摩頭所苦歎然平復因疾相重遂羸其塵乃依約諸經抄撮成部擊聲以和動發恒流談述罪緣足使汗垂淚寫統括福慶能令藏府俱傾百司以治一朝方化唯通一道被時濟世諒可嘉之而恨經出非本事須品藻六根大懺其本唯梁武帝親行情於黠識故文云萬方有罪在子一人當由根識未調故使情塵濫染年別廣行捨大寶而充儈僕心力所被感地震而天降祥是稱風靡鬱成恒則有陳真觀因而廣之但爲

文涉菁華心行頗淡原夫懺悔之設務在專
貞欲使肝膽露於衆前慙愧成於即日固得
罪終福始言行可依如文宣之製淨住言詞
可屬引經教如對佛述厭欣如寫面卷雖三
十覽者不覺其繁文乃重生讀人不嫌其廣
世稱筆海固匪浮言又有妄讀懺文行於悔
法罪事叢雜不解位以十條因構煩擎未知
本於三惱浪誦盡紙昏憒通於自他爲師難
哉墮負歸於彼此如斯造累未曰清澄因約
前論薄爲准的六道慈懺源亦同前事在歲
終方行此禮道別開奠海陸之味畢陳隨趣
請祝慈悲之意弘矣原夫六道至果趣別重
輕人舍十等之差餘則舉例可悉阿舍所述
入處鬼道有親供祭心生隨喜心喜身飽故
曰充飢非由供福業令自受以正法義理有
所從無有自作他人受果斯則目連飯母事
也自外五趣報局所收隨報位隔無由通給
今則道別陳真恐非昭響然又報得諸通事

舍生趣不妨他心徹視待會而從祭酌自此
已外其例難收或度星安宅決明罪福占察
投輪懷疑結緣同歸淺俗未入深經然罪積
由來福興伊始俱唯妄想而善卦難諧愚凡
所履諒參其用又有不揆分量登冒聖賢端
然思道剋成位地此並想心懷道不識道是
承上
妄心知妄思心不起有起實歸唯識識心達
俗知何不爲用此投輪應分業相又有方等
佛名般舟誦呢多以夢王表淨准此用顯澆
淳且夢唯冥妄想像尚取依憑況在現輪舉
擲其心可准若夫惑業所起梯構有因惑必
違理而生故懺務觀其理業生依事而起故
二十五
懺還須緣事悔必勤身營構慚愧爲其所宗
理悔必折破我人知妄是其大略並如別錄
悔法度之是知釋宗一化大較三門若樂罪
時須弘福事因修福故便起想著則應破遣
教思理觀如斯易奪集業可期若滯此三全
乘教意惟夫大聖垂世未欲增生福順情欣

還資故習義須思擇斷結入道斯言極矣世不達者以福爲道耽附情纏用爲高勝正是飛見二結所收我倒常行何能遣縛是以通人審權實之有從達界繫之無爽明惑性之重輕曉分量之優劣莫不以罪障天人一向

須捨福爲有基雖行不著由諸八禪滯情六

度不淨事觀及世順善皆爲有法大論明言計並封心故非道業至如色有初定凡聖通行非想極居無生不止終乖出要未靜輪迴但爲封迷不厭故也況以亂善用充靜業有識聞之足爲殷鑒流俗儒素尚捐固我之心但謂我能行之故非清蕩所攝豈得心用浮動觸境增迷惑計爲道一何可笑復聞福爲有本潛神不修身行處世何能無事事涉罪福理必通知且如衣食四資無時不假佛制取納惟依觀門輕侮對治斯誠罪也奉勸勤行斯誠福也謂我能行便成違理我不能行又是違事違事則業繫三途違理則福纏諸

欲在凡使性何能靜心入上正見方傾苦趣故知因修世相知何不爲唯勤觀用漸當缺有不余沉淪還歸無始伊我同舟可不勉哉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

興福篇

承七

鄜州

上芳蒲木反

瀑布懸崖注水也

晃胡廣直

十六

梓州

上音巴峽

上伯麻反下侯夾反

堡

壘

上音保下呂水反

驚駭

下胡昏霍

犧弁

上他達反水狗也

強負

上居兩反

襲撲滅

上打皮狗也

純

音猪也

病暑景

上俱水日也

驟

珠瘦反

絳詰告

下音安鐵礦

質模

下定角

循擾

或作達

休鑿

上里直音也

讎括

上音白也

大騰漾

下余向音也

泝流

上音青也

彪峙立

上音也

目矚

下音燭也

歸然

上音燭也

高峻委反

擊

挽纜

上音晚下郎淡

凌澌

陵斯二音水也

鑪鍾

直下

追也

碣渠

反牽船索也

竦嗟

上蘇奏反正作竦也

鑪鍾

直下

也

驥驥

反而廉反

圖繪

下音會也

不獲

下莫結反

也反

排斥

下音足誤作夢也

燔之

上音煩燒

鑪鍾

續

高僧傳卷第三十

二十八末

承七

續

高僧傳卷第三十一

承八

續

高僧傳卷第三十二

二十九初

承九

續

高僧傳卷第三十三

三十

承十

續

高僧傳卷第三十四

三十

承十一

續

高僧傳卷第三十五

三十

承十二

續

高僧傳卷第三十六

三十

承十三

續

高僧傳卷第三十七

三十

承十四

續

高僧傳卷第三十八

三十

承十五

續

高僧傳卷第三十九

三十

承十六

續

高僧傳卷第四十

三十

承十七

續

高僧傳卷第四十一

三十

承十八

續

高僧傳卷第四十二

三十

承十九

續

高僧傳卷第四十三

三十

承二十

續

高僧傳卷第四十四

三十

承二十一

唐京師玄法寺釋法琰傳十

唐京師定水寺釋智凱傳十一

唐京師法海寺釋寶巖傳十二

釋慧明不知何許人儀貌像胡故世以胡明爲自然其利口奇辯鋒涌難加擋體風雲鎔目時事吐言驚世聞皆諷之後乃聽採經論

傍尋書史據拾大旨不存文句陳文御曲多營齊福民百風從其例遂廣衆以明騁衡脣

吻機變不思諸有唱導莫不推指明亦自顧才力有餘隨聞即舉牽引古今包括大致能使聽者欣欣恐其休也宣帝在位大建五年

將事北征觀兵河上已遣大都督程文季等

領軍淮浦與齊對陣雄氣相傾帝甚憂及乃於太極殿中命龜十之試柱腹文颺然長裂君臣失色爲不祥也即請百僧齋時一會臨中倉卒未測所由及行香訖乃陳卜意明抗聲叙致又述緣曰卜征龜破可謂千里路通既其文季前鋒豈不一期利捷時以爲浮飾